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參拾伍

南詔歸附

唐玄宗開元貳拾陸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
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
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六力相埒莫能相壹
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
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疆大而五
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盟為之奏請朝廷
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
太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

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瓘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瓘遣人嘗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怒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瓘取夷州二十八

十載夏四月壬午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馬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為吐蕃帝閣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木戰士卒死者

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劔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劔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羅瘴疫及飢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

徐思之肅宗至德元載降詠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

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為右神策都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川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陷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道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主

德宗貞元三年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獲西瀘峯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其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歛重致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獲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

賦役異年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高舉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年尋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舉今吐蕃素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舉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閏五月己未高舉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詞伺導吐蕃南 六月高舉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四年夏四月雲南土異年舉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高舉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遣雲南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許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趨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

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舉遣黎州刺史高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高舉遣異年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又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高舉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高舉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年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舉知異年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舉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高舉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年尋給之曰唐使本蠻也舉聽其歸耳

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直
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臯遣三部落摠管蘇危將兵
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冬十一月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
備辛酉韋臯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南領之外悉平吐蕃城
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
各齎生金丹砂詣韋臯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為信皆
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遣臯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
蕃替普義弟曰東王臯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
臯遣使慰撫之 冬十月甲子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

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
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
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
尋恐懼顧左右失色茶已歸唐乃獻款瀆涕俯伏受詔期回密見佐時教
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踰巖其
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濛
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
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
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
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戍戍遣使來獻
捷 夏六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濛羅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

金申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誓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上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撫使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一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七年冬十一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嵩州異牟尋與韋臯各

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憲宗元和五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兒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文宗大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兵至邊

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篤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

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

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
 已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
 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
 嵯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
 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
 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沉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為軍餼及大度水嵯巔
 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
 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
 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為鄉導析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
 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
 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

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
 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
 雖走卒蠻夷無所開詔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
 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主則以石壘之
 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
 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
 制崔旰之殺郭英又張勣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此兵皆歸本道惟河
 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
 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
 若此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
 自增兵彘者蠻寇已逼元穎始捕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
 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

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将清溪之
秀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
朝廷要須大度水比夷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六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
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
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
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
蜀人粗安

宦官弑逆 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准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鏐衛尉
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錫又以厚賂

結吐突承璫甲辰鏐以本官拜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
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
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鏐异皆錢穀吏伎巧小人陛
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鏐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
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
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鏐入相必盡驚憂知
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
鏐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
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
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
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
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

省罇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鐔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鐔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

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遠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執狗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辯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潏江陵令十五年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煇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制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煇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

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 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鐔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

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 二月丁丑上御

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

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備

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

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秋

八月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

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

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

復命過密弛禁蓋為齊人合譙內庭事將未可三不聽 冬十月壬子

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

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羣臣倡優狎暱賜與過

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掖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

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議上始甚訝之謂宰相

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以何言宰相皆賀然實不

能用也蜀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

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

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

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十一

月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

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

復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

補時還宮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
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得聞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
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
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
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
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
器各有差。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諂傾論善揣人意以醫遊
四方窮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
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
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竒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
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

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
有寵於中澄權勢益張愬署為巡官列於宿衛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
泄其本末密以它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
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
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
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
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
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裁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
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
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紛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
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

之不獲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絲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二月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勣曰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

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嘗聞問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闕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

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遂上從之左
 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
 將康藝金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
 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
 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金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
 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
 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恒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
 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灑
 當死已亥詔並挾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冬十月
 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
 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上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
 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敬宗寶曆元年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

月不再至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六條一
 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垂異三曰罷戲以諷徵求玩
 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謹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
 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涌舉白浮鍾魏敬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
 忤善亦不從以規為填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服
 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
 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
 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
 皇葬驪山國古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
 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
 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

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咸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一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好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外觀從簡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辛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祚處厚曰詰朝當以土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禮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即位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反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樞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

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縷之物悉
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
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
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大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
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
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言闡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
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
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禍稔蕭牆
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恃廢
立之權陷先君不禘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
扈或有不遵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

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
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逆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
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
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
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
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
遐軌可追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
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
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
心無不遵行無不孚矣又曰濫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負立
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濫出
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濫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

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
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
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
縲藩臣干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
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正經文緯武
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
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邵李
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
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
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
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此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
良道窮網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

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植勛之子式超之子慎由
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
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
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同
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
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
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
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由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
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
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額而退宰

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呂廬著所告十大宅
官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師文亡命三月庚
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
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榘之子也晏
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
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
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讓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
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
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
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
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祭
卵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玄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

人質通五世孫係又之子元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

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倚王守澄權勢燠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

侍御史李欵閣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

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瀆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

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帝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

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外驚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

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

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

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

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欵曲諦聽志倦弘楚詞伺往

復再上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 十一

不免它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皆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
畏王守澄遂寢李欵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克右神
策判官朝野駭歎 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

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

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中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

斬注而雪中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李仲言遇赦還東都鄭注引

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事見朋黨之禍 秋

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冬十月庚寅以李仲言為

翰林侍讀學士 十一月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

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

訴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 初宋中錫與御史中丞宇

文鼎文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

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

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

外郎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

人皆哂之 初宋中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

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

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

誅宦官為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

禁中或時沐浴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

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

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為

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
 次復河湟次清河地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 時人
 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
 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甲子以國子
 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讀學士 八月丁丑以太僕卿
 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
 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
 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
 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 憲宗
 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
 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為鳳翔節度使李

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
 於鳳翔其實侯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
 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
 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
 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
 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
 與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郎並
 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與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
 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餘及元與皆
 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
 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
 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

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冬十月
 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中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
 楊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讎而疾訓
 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
 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
 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又為當路所軋
 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
 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
 餘為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
 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
 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已未以太府
 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太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
 糲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戊辰丑守澄葬於澠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
 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澠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
 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
 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官者已而
 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
 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
 端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詭因蹈舞
 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既上許之百官
 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
 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眾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
 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
 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

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人受款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轉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患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遙遷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志榮奮拳毆其脅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諫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諸宰

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走兩省及金吾吏二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

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倪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
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臯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
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餽入其家
執其子澗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鐵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貨
財掃地無遺鐵城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
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
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
御紫宸殿尚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
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
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
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餽反事浮沈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
為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良等各將五百人
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餽變服出民間經宿自知無
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餽也為奸人所污可送我詣兩
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更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鄣面單騎犇鳳翔至咸
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
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犇鳳翔為藍屋鎮遏使
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
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
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
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
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餽舒元與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
命百官臨視嘗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不親踈皆死
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權茶或詬罵或投瓦

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鍊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懼覆族之禍憤嘆其冤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鍊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鍊與之比肩不以為耻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剗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

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簿之中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

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謂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犇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等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繼之子簡能綸之子傑俊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

隣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奔為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媿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已已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法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法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法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五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赤川山賜死 度支奏籍鄭注家資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

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整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一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石大道巡邊使田全操等然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鞵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眾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無少年皆衣緋皂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

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為所脅從涉於誣誤皆赦之它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為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蹠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以國同體當為國借瀆元賞已凶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二月昭義節度

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

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

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他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

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

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擊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

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

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

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

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皇

城留守郭敏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淮等宜蒙滌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疆 夏四月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怵怛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為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秋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為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悅首義之既而流涕泣然曰茲事朕又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况申錫僅金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鄉使遇漢昭帝必

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為成固尉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遘盈庭未嘗解頰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見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瀆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

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
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太子
承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
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
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必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
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常溫曰陛下惟一子不
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
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
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太子承猶不悛庚子暴薨謚曰

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璣非之丙寅立
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

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
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
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已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
增 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
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
者何如周報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
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露襟墀伏地流涕
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穎王漣為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勾當且言太子
成美年尚冲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
稜引楊嗣復李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
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
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穎王
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
素為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未仇士
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赦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
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
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
以哀慕為情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
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使此輩無罪固
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狀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
辛卯文宗始大斂武宗即位 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
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
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武宗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
並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為桂管觀察使
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
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宗犇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
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瑛崔郾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
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
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
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
行訊鞠使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
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
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
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

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曷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珣為昭州刺史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秋

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楊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士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疾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

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

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聞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項流竄已盡其餘族從踈遠者一切不問

十月

朋黨之禍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

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
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
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輩之弟裴
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
殊不公所取進士比昔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
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
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
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
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
傾軋垂四十年

二年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比罷相以兵部尚書李元吉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

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為其
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孫昭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
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
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
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
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為相由
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
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
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以上
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
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為兵部
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 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

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

四年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為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眾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負外郎李絳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

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逢吉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眾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為之懼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服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夏四月乙未以布衣姜

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沔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
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普範又
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敬宗寶曆元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

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

武昌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

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

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沆貶官因李紳

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冬十

月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 十二月言事者多

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

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

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

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

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文宗大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

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壬辰以李

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已故出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

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

之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俟疾瘳二五日一入中書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

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盧藏倫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充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臣等所及還謂同

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

僧孺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佞良在位

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闍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師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

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犬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

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宗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宗再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宗曰靖安相公令宗違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瀚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為賓客分司一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

李宗閔曰臣素知之以其與華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丁巳以孟簡為鄭州刺史 夏六月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亡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年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弟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為奇士待

遇日隆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為諫官實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實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後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洙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淵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淵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淵即召肅飲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邪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

康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冬十月

庚寅以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申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

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給事

中書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

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李德裕見上有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為兵部

尚書 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

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

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

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

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

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

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羶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螞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傳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故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相

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執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晁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通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恨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為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

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 左神策中尉常元素樞密使楊承和
王踐言久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
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為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初李宗閔為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蟻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

承和得為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虔州長史著作即分司舒

元與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鞠楊虞卿獄癸丑

擢為御史中丞元與元寢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

郎蕭瀚為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

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又貶左金吾大將軍沈蟻為邵州刺史

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 戊寅再貶沈蟻柳州司

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常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

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

本所在銅送楊虞卿李漢蕭瀚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

馬瀚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斮

八已亥以前盧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立言臧吏以賂結鄭注而得

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衛之奏

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

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固空廷中怙

恤上亦知之訓注恐為人所搆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庶與德裕宗閔親

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霽 冬十一月

李訓等謀誅宦官敗死事見宦官弒逆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 夏四月乙

卯以朝州司戶李宗閔為衡州司馬凡李訓所指為李德裕宗閔黨者稍

稍收復之

三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比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織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暮曰宰相誼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

嗣復罷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罷為太常

卿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

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

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
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
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
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
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實之
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

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九

月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
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

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

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

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

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損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

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

宗閔漳州長史 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百

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賊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

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

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吳德裕以為

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瀆司詳斷

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

昕之弟也 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 冬十月李德裕秉政日久好狷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罷相官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眾怒愈甚

六年春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毋顧我使我毛髮洒浙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秋七月壬寅

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

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

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秋九月乙酉前承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辯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

三年閏冬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武宗平澤潞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轍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瀆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上作亂殺汶圖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欺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赦免承偕囚之府令 三月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灑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庭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今悟集將十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悅首良久曰朕不悟爾偕然太后以為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潘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終月餘悟乃釋承偕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歎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曆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為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愧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慄不能對乃發喪 冬十一月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遠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

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
 其半效順從諫未嘗父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負非時必無優
 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路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
 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
 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不肯從今朝廷夕無處分彼軍不
 曉朝廷之意款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款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
 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餞數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
 先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
 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
 亦以為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足
 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
 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為昭義留

後劉惛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為節度使

文宗太和六年冬十一月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

義自任入朝欲請它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

廷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語見宦官絀逆丙

申加從諫檢校司徒三月劉從諫復遣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揚

仇士良等罪惡語見宦官絀逆

武宗會昌三年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

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

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拜相結恨遂招納亡命縶兌兵械鄰境皆潛為

之備從諫推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立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甚慕谷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諫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秘不發喪王協為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崧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

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 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乘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橈官軍則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
 悔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
 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
 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
 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
 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
 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它
 變遽走出稹贈書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又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
 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
 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慙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
 出見士眾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
 獲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禁稹叔文幸已始而從諫稹朝贈太傅詔制

積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以丁亥以忠武節度使
 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
 宰智輿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
 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
 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
 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
 援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
 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
 其守陞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
 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
 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
 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郾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

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
愜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
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戍德魏博
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累釋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
窰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
亦頗采牧言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愜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
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愜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
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曾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
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
要 夏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
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

騎二千守臨洛掠兗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
百益異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
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
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
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
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
趙州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
斗店劉稹遣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
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

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

中丞李回宣慰河北 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
之八世孫也中人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曷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

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
 令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
 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
 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
 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
 元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絳行營
 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
 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
 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為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
 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
 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
 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

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
 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款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
 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
 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
 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
 王罕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闕山險未能進軍
 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罕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
 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罕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趨磁州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
 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
 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
 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美上乃謂宰相曰

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
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
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
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
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它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
閉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
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
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
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答之上皆從之丑
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
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回引兵繼之過萬善
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晏城內救乃使人告公直等時

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計舉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
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
潰矣頤且彊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曰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梅
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
王宰兩節度使其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
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它虞九月
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
稹榜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祭已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
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
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使先領懷
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

其懷州別置刺史侯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磨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鮮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卒未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

義人甚憚之劉茂卿以科斗暴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未者節且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 劉稹與茂卿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六小其村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六小其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主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雕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潞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悞書與石言稹惡羣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一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

石谷恬書去前書未敢聞奏若即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關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石拾遺崔瑒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瑒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杜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武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入纒得二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中李石奔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稹大喜石會關

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復言狀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曰遣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擅制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路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雖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承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請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析取置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况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所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

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
 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
 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朏
 所逐逃奔漢州還入城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勞逸之兵討
 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
 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步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
 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運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臣已
 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
 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
 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美
 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遣仲武去年討回
 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由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

曉諭亂兵且覘其疆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
 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
 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
 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
 之眾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
 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給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曰
 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
 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山積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
 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 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
 卒 三月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相應取澤
 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相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
 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相恐攻澤州綴昭義六軍而雄得乘虛入上

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與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
為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為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
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丁
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
為河中節度使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辛酉太原獻楊弁及
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
成功者陛下命玉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
楊弁今玉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
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乃以重兵在
商聲勢亦壯上曰善戍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上逢擊
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叱鼓腰嶺 夏四月玉宰進攻
州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叱翼城上曰聞

法天縱有諸則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
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
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
宗集百官道中使馬欽緒詢之 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
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
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閏月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
潛抽諸處兵聚於一壘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
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
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訶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
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
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

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捋穗舂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潞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議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

釗必

不為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才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費用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晁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為潞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潞州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怙怙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

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兗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洛滋三州降宰相入賀季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為二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

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有才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矣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區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關以母命署誼都

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積已出見諸將積治裝於內
歷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
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
使董可武入謁積曰請議公事積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
積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
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積曰如所言積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
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積宗族斥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殺之又殺劉從
諫父子所厚善者張合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
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
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餘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
諫撫養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亟積首遣使奉表
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勸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

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正宣慰二州
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積馱孺子耳阻兵
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責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
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
州以應謠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
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
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
為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積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
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
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積日望旌節既久不
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
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脫牙

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二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劉之戍中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教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霽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書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

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預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眾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盈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勳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

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罰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

有遣使安撫從之

裘甫寇浙東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勅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大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正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璋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既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

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
 晁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
 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鄭祗
 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
 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鄆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
 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
 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昔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
 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小士民儲舟累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
 廷知祗德懦弱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
 力攻兩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
 聞遠近可任也諸將皆以為然遂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三
 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者侍側

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
 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
 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
 計哉上顧宦官曰常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裴甫
 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玘散將樓魯衢州十將方景淵將兵拒險賊
 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菹醢况
 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
 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已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
 姚殺丞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
 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丑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裴甫方與其
 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晁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
 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

越州馮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
閒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
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
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
明日議之晷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
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
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
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
其將父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裴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
降心直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
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為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
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德于遠

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
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泐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
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
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未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
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斬之
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
美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
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
用也舉籍府中得駝健者百餘人虜父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既
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
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
或請為烽燧以訶賊遠近衆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

以為候騎眾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豕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遊君趙淮南將萬璫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 五月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眊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踣跌鄰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湖州

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戰賊連敗劉眊謂裘甫曰鄉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翰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眊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害且鉅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丑克容將水軍巡海瀕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眾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畷村賊將王阜懼請降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跌跌斃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

諸軍失期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
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
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
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
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
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襲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
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
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
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
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
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年得從
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賤貧之何

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
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
兵耳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儒卒為候
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
不知乘皆拜曰非所及也 八月襲甫至京帥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
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
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襲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
故式所奏亦無不從由是能成大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